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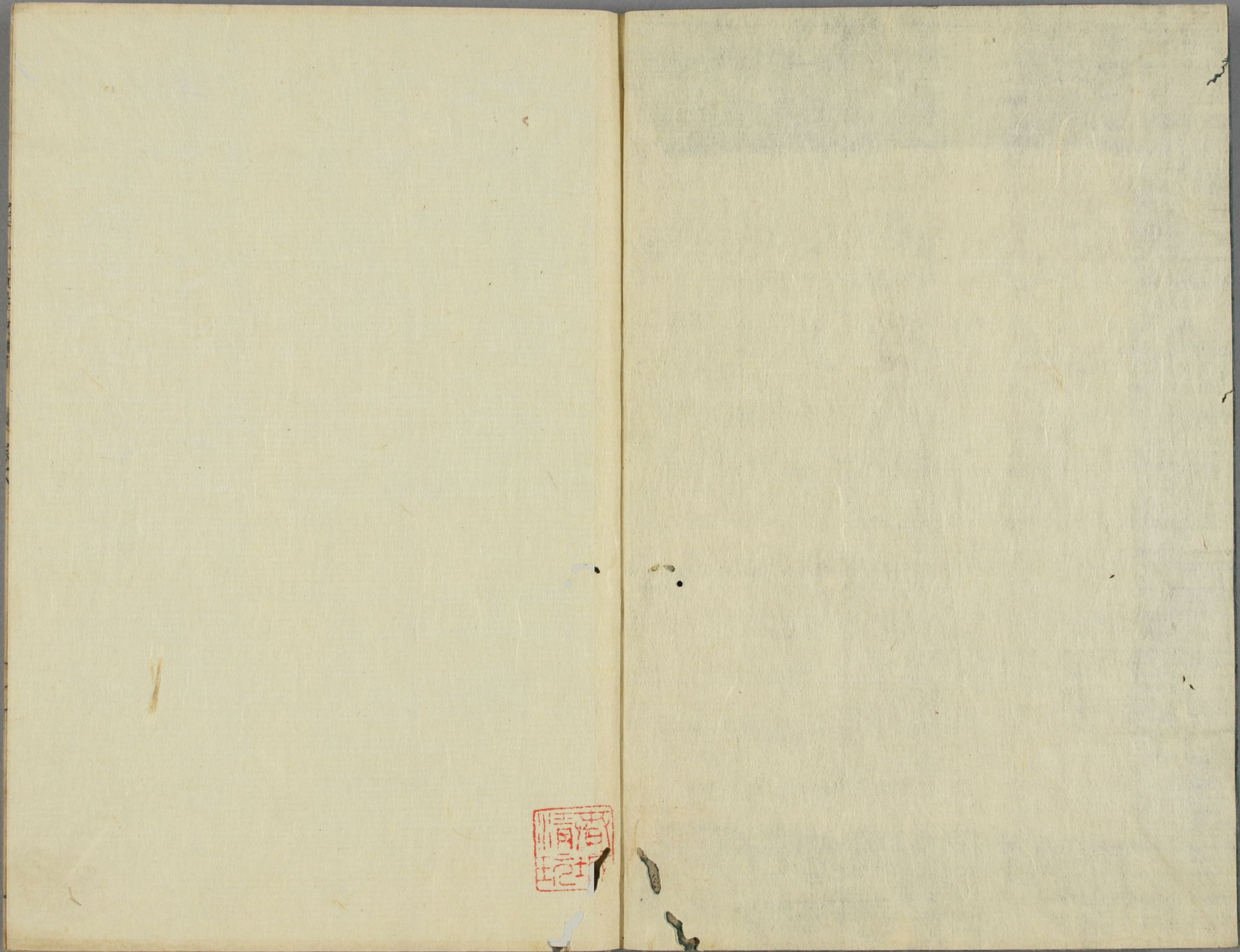
舜水先生文集

書啓

五

特別
A20
2682
6





門 20
號 2682
卷 6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八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八

與奧村庸禮書三首

三好安宅貧士也。介士也。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矜其門第。困守衡茅。其戚友爪葛。亦時有憫其窮而餉之粟帛者。不屑受也。大布穿結。二旬九食。恬焉自足。為得不佞知。

舜水先生文集

卷八

○



其然故減關柝之祿而衣之食之。安宅謬曰
爲伯夷所樹。衣之食之而無疑。如是有年矣。
不料纖悉皆聞於賢契。而賢契又洞知其家
世。深察其行藏。夫蒐訪人才。乃鈞軸之任。而
進賢受上賞。又振古之志也。今世之士。大抵
奔競也。飾貌也。而君相之取才。大抵先容也。
捷給也。先容則輪困而爲千乘之器。飾貌則
敗絮而登清廟之籩。安宅悃幅無華。未嘗見
其才具。昔者子貢問士之上者。孔子曰。行已

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曰有爲。然則取士者可
知也已。安宅與不佞遊於今六七年。淡水之
交。始終如一。晦明風雨。未之或改。其立身。其
存心之可見者如此。若或受知遇之恩。彼必
能竭其力。曰報稱之矣。至於才華。甯戚百里
奚。鹽車自力。短布高歌。亦何嘗曰才略自銜
哉。賢契有意拔擢之。姑羅而置之臺下。試可
也。而後升諸公。他日在安宅。不失處士之節。

在賢契。不失知人之明。斯兩得之矣。且足且勵世磨鈍也。

二

昔呂蒙爲石城長。吳主孫權謂之曰。卿今當塗掌事。須當讀書。蒙辭曰。軍中多務。權曰。卿多務。孰與孤。孤少暇。即讀書。自知開卷有益。孤非欲卿爲學。如博士應舉。但不學而莅事。猶如面牆。義理違錯。何繇斷決。蒙遂折節讀書。後過魯肅。談議之頃。肅驚曰。卿非復吳下

阿蒙。蒙曰。士君子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其後薦於吳主。遂爲大帥。夫呂蒙爲屯將。曲長。而石城爲小邑。猶且謂之當塗掌事。今賢契職親祿重。大用有日矣。又且年富力強。耳聰目明。而不及今爲學。一旦參掌大政。機務填委。輕重狐疑。不能曉暢。豈不貽霍子孟冠萊公之誚乎。古人云。世間何物最益人。神智曰。無如讀書。然則讀書非特修身正行。適所益人。神智也。漢光武投戈講

藝息馬論文蓋爲此也。然中年向學。經義簡
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故不若讀史之爲愈
也。資治通鑑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
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昭合。世情
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繇此而國語
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吟詩作賦。非
學也。而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
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
覈矣。曾何補於民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

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且撚髭嘔心
儻。或不能干。綴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於詩
名。賢契若欲猶夫人而已。即今宜無不及人
者。若欲希蹤往哲。自求出類。非學古豈能有
獲哉。其詳已與木順老面言之矣。并欲作一
書致令。郎及令壻。冗甚不能也。幸即日是語
之。

三

前令五十川剛伯約十一二日過談。呂曠達

之極。欲見之。急也。乃期日。晦日。方得暇。雖朝
政殷繁乎。此來。侶與前年。迥別。深辜夙望矣。
清寧之世。四方無虞。猶尚如此。萬一方二三
千里之外。有風草之警。將遂不遑寢食乎。無
限心中事。欲一為傾瀉。及至相逢。輒復吞嚥。
總之。語言不便。而書文不同。又不可託之傳
說耳。故相見時。多耿耿不可言者。既不與言。
可與言者。又不得與之言。四海漂零。形影相
弔。一至於斯。如何可言。外賢契訓子。一作改

上。燕飲一圖草上。統希炤入。賤恙雖未能盡
痊。然大勢已愈。幸勿深憂。屢承使問。并謝不
盡。今即同此。不勞書。

答奧村庸禮書十二首

關河阻脩。遂不得時聞。動定別來。無幾。乃自
秋涉冬。歲聿云暮矣。近有一日之雅懷。憶更
深前。聞賢弟從加賀。公出獵。相摸車徒安好。
甚慰。方欲作書奉候。又雅意尚未敬復。奈數
日來。復罹痰嗽眩暈之證。尚在伏枕。迺承命

使遠臨。瑤函貴貺。展讀玩味。溫純則挾續雋。永則膳饁。況復重之。且嘉惠種種。耶。謝何能。既不佞蒲柳之姿。迂拙之性。誠哉齊門之瑟也。不知何日辱水戶上公知遇。事事出於純誠。雖累牘不能盡。獨媿無日報稱耳。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儉禮下。使得為所欲為。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掣肘之慮。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為之。

世無不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遂繁富如此哉。況乎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佞粗中坦率。全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也。景迫桑榆。河清難俟。奈何。使旋率復。不盡區區。賢即令壻。均希叱名致聲。統祈炤鑒。不宣。

二

留邸年餘。初歸下馬。公朝私室。諸務頓集。且去歲有令先祖母之喪。靈幃北域。均須經理。

哭臨之禮。雖有強力敏幹。此日亦不暇給。賢契即於十六日作書來問。慇懃詳懇。中間纔隔一日。爾非惓惓。且不信為念。何能及此。銘刻銘刻。久宜修候。且俗禁不得了。羸軀困憊。而十一日瑤函又至。已啓讀。知邦域安寧。門闌多喜。甚為歡欣。古人之相。自古云然。又復惠且多儀。益深感媿。至於中心遺憾。彼此皆同。無有他長。惟期賢契。且古大臣古豪傑。內為家範。外為國儀。此心勤勤。未嘗一刻少弛。

獨是言不同。儻書不同文。今按。儻字疑訛。肺腑之懷。無繇得達。且是為悵惘耳。若夫貌言虛情。尚不及夫中材之小子。況敢方之歷練世故者乎。賢契惟取其真。而棄其短。斯為擇執之善者矣。使旋率泐荒穢之侑。不佞近雖多病。未為大害。秋間有所擬議。俟相機決定。尚當另書報聞。草草不宣。

三

古之能自得師者。公侯間庶幾有之。周公齊

桓。楚莊王。魏侯斯。其最著者也。漢亦有平陽侯參。而蓋公非聖賢之徒。然猶能載其清靜治齊。作丞相而有寧壹之效。至於卿大夫之求師者。蓋鮮矣。詩云。子子干旄。朱夫子謂美大夫之下賢也。不佞謂慨當時卿大夫之不能下賢。創見干旄而發耳。就子子二字。已自可見矣。若曰。僅僅有此也。下賢且不可得。况有求師者哉。世之最難者。無如交道矣。而師弟子為尤難。而富貴貧賤之際。為尤難。呂中

原人為之師而貴。邦卿大夫為之弟子。為尤難。不佞耳目聾聵。而口復喑啞。賢弟何取於不佞。而欲呂為之師哉。賢弟為敬溫淳。志在立德。參贊機宜。地親任重。不佞與賢相去遼遠。今入覲抵都。又呂政務旁午。未嘗得與不佞久處。真知其某事為賢。某事為賢。欣然而羨慕之。而敬服之也。不過呂人言譽之。而信之耳。呂人言譽之。而信之。不將呂人言毀之。而疑之乎。况貴邦毀人者。比比而然。吾見毀

精金美玉爲瓦礫者矣。吾見詆寶鼎爲康瓠者矣。未聞有譽人者也。況不佞儒而日本遍地皆佛。噓佛之氣足。且飄我濡佛之沫。足且溺我。孰有譽之者哉。不望其譽之也。誰復有諒之者哉。水戶上公尊之信之亦已至矣。動之者多端。未嘗見疑。然能保其終不搖奪哉。語曰。易合者易離。善始者不必善終。吾欲其終之善。故不輕其始之合也。是且門人三省。屢且爲言。不佞難於造次。蓋欲堅却之。則乖

賢弟特達之知。欲冒昧兼之。則犯前賢好爲之戒。是且再三遲疑。前諭欲如安東省庵。省庵雖一介寒士。然其高才早識。盛德虛心。則有不可及者矣。親疎戚友之間。搖之者萬方。而終不惑。敝衣陋室而不耻。糲飯瓢飲而不悔。使大邦能振興於聖賢之道。則若人誠君子。而尚德者矣。使賢之志意能如省庵。則不佞又何有世俗之慮哉。前月念六日。再請於上公。諭且賢弟意思真誠。理無可却。且言之

愛水先生文集 卷八
甚為恥切。不得已。慚覲勉養之耳。聞之德足
曰為世儀。言足曰為世法。而後可曰為人師。
今不佞有一於此乎。但期相與有成。進德修
業。致君澤民。功在社稷。不為世俗所訛笑。他
日不為兩邦口實。則幸矣。幸矣。裁復遲遲。統
希原亮。

四

新歲公私政事殷繁。今既數日。應有次第矣。
賢弟惟曰君臣乎契。同寅協恭。乃為百祿之

道。身自植德。課子讀書。所謂詒燕之謀。莫過
於此。所謂吉祥善事。莫過於此。同朝之誼。在
吾前而有德者。吾奉之。如元在吾後。而有
德有才者。吾則援之。而同升。吾心固無歉於
人矣。又能深念民隱。徧為君德。不佞之所望
於賢弟。如斯而已。至於植德之基。要在多識
前言往行。不然則執非是者。曰為是。舉非義
者。曰為義。差之毫釐。謬曰千里。雖賢弟質性
純良。執事詳審。萬萬無此。而不佞謬叨至誼。

則當_下曰肺腑相示。無取_下據美言。曰相悅也。不
佞藉庇安寧。雖小恙時作。未為大害。惟是言
語不同。大為可慮。語言不相款洽。則人情必
不相調。將來未知如何。稅駕也。今即令塔。用
功何如。工夫曰不作。輟為佳。會晤非遙。統容
面布。不宣。

五

不佞自去臘。曰來。沉痾日篤。元旦堅欲不起。
而當塗婉婉慙慙。不得已力疾一行。此日之

後。湯藥遂不去口。而病勢忽無銷滅。雖去苦
口稱良。今按去字未免久則厭之。且七十四
叟。心欲久駐於世。何為故。亦順其自然耳。近
者三五日來。頗覺稍可。而寒熱仍作。前途事
自是可知。賢契入覲。當在乙卯之夏。此時豈
能再復相見。惟有心銘盛意。不隨骨朽耳。去
冬又承華翰。兼貺隆儀。登拜為慚。復書遲滯。
或在攀原。不替過也。五十川剛伯。近業稍進。
賢契惟當勉令專攻。若使虛費韶華。深為可

惜不佞邇來讀書難入而易出。悔可追乎。今者後生都不慮此。不解其故。

六

新歲遠。頽瑤札。悃欵奉勤。不殊面語。謂是履端之慶。續聞賢契有得孫之喜。嘉祥萃於一門矣。不佞篤老伶俜。寒天孤雁。行尚與影爲儔。倡則有誰爲和。視賢契家門之樂。固當霄壤。去年十月。洋舶到港。謂南京浙江。連遭水旱。大荒二年。不佞家最貧。兒子又拙劣。而食

指又繁。若直浙兩省凶荒。則資生路絕。舉家皆溝瘠矣。家兄年在桑榆。諸姪又無達者。宗祧之事。大有可憂。數月間。不獨志意冰消。神情恹恹。即衣服飲食。亦不知飽暖饑寒。出入夢寐。無可告語。託身異國。音信難憑。中懷割裂。如何可言。

七

老病踈慵。事事都無情緒。古人云。不如意事恒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不佞事無一不可

對人言。奈無可言之人。不得不結舌茹燬耳。即遇可言之人。要須假口舌於人。則終無可言之時也。是從古及今。未有至於斯甚者。大人盛德盛事。無端使纖兒逞志。撓亂於其中。為可惜也。近日又復多病。種種不一。亦不藥矣。書來云。賢契初夏有恙。至今未復。賢契精強敏幹。神氣俱勝。一時或有外感。何至久而不愈。惟加意調燮之。天分勝者。視疾病每不為意。此亦非慎之方也。承惠白麻布伍疋。

能州青魚貳拾尾。不佞毫無益於賢契。而每

八

年叨此大貺。登拜為慚矣。如何如何。不佞疎庸固陋。何足齒於庸侯。此皆賢弟謬愛。平日推許之過也。源剛伯來。不佞未免。且世俗之情。待之不欲。令其輕於執贄。蓋師弟子之間。最宜詳慎。萬一不妥。事不能終。則騰旁人之笑口。而阻塞貴國向學之機關。為害甚大也。今觀其器宇循良。更能加之。且警策。

自有成就。初見之日。所言四病四美。賢弟必已聞之矣。儻深諒不佞之四病。而恢弘學士之四美。斯可不負如賀公之重託也。要在掃除外務。一意精專耳。今病初愈。不能爲少須。當作一教條示之。若夫耳提策勵。不遺底蘊。豈煩賢弟諄諄。人見友元亦以此爲囑。不佞語之云。世容有不肖不受教之子弟。必無吝教其子與弟子之父師。況不佞視貴國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惟周禮量窄意偏。尊中

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不佞於孔子。不啻天壤。獨是誨人不倦之心。則於孔子無少間也。是故隨事隨物。則必惓惓懇懇。樂與言說。而學者漠然聽受。過耳輒忘。介介獨惡是耳。貴邦秋收無恙。是爲國第一要事。乃聞山水衝悍。漂流房舍。汨沒居民。誠可傷憫。但死者不甚多否。不佞近來非有太恙。只是頭暈手顫。把筆輒懼。故奉復。替緩。惟希原亮。

九

前書去後纔兩月餘耳。中心念之。遂如隔歲。不知賢弟有溫泉之浴。亦初不知賢弟有筋骨之恙。澡濯兩旬。體氣輕快。湯之爲效如此。不佞渾身是病。安得此湯。且療之。遙羨遙羨。別後總無強健之日。近者天氣嚴寒。二十餘日內。反覺安穩。頗爲微倖。源剛伯氣度甚佳。語之。稍能領畧。從事三月。亦未見躍冶破綻。不佞望其大有成就。但所居遼遠。往返爲艱。即使每日到齋。亦如衛參昏役。書畫卯酉。而

已。豈能有益。子夏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而大學之法。藏脩息游。亦必於學宮。乃所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也。師弟子相接無幾。且未知其師之賢不肖。何所用其觀摩。觀摩之道。用耳。用目。用心。於有意無意。所慎所忽。大庭獨居之際。而後得之。茲者耳之一官。既全聾矣。惟憑目力。而心領神會焉。其可也。若又瞇其目矣。將何由得於師。賢弟幸爲熟計。而達之。貴國君圖所由成就之者。至於

師之訓誨。獨患弟子無承受之地。不必患其師之隱也。不佞與賢弟相與日淺。心中無限事。一毫不能道達。遇可言之人而不言。且是為鬱結耳。前札謂耳提面命。不遺底蘊。賢弟其亦知不佞之所至耶。笑笑。服部其衷前者詐病。意圖遣歸。不佞既不急促。亦不落渠彀中。今計窮而後讀書。已將一月矣。儘能記誦音聲。亦不異唐人之子。甚清亮。近日學語。譬如雛鶯。亦間關可聽。漸能作譯人。但要賢弟

不為姑恤。則不佞之嚴厲可施。彼若稍有退步。便不思進步矣。向日不佞且賢弟寬和。且又遠去。此子來。故不肯受。不然何且至此。今幸稍有一線之路。其所且立身者。年幼且生蓬中。未可知也。承惠彩牋壹束。大魚壹尾。此為貴邦歲貢土宜。不佞何且堪此。領到謝謝。諸容再罄。

十

廿七日承翰教。備論近來福祉。及詳讀史之

有益於治理。司馬溫公輯通鑑始於呂魏斯
趙籍韓虔為諸侯亦猶孔子作春秋始於魯
隱公。聖賢之大經大法於此見端焉。俗儒全
履祥不佞鄉人也。乃取李燾長編及龍門史
記呂冠其首名為前編。此賣菜傭之見耳。徒
使讀者厭觀故前書云。資治通鑑也。且看此
下部。俟文義透徹。玩索精熟。然後取別部。呂
益之不在豫先求全也。儻得同志之友十人
五人。共相講磨。則事理自然明白。識見自然

增長。若有疑難者姑置之。待來年到此。不佞
尚無恙。互相質證。疑者闕之。愈久愈覺有味。
自然不至厭煩。昔子房與他人語。如水投石。
無有入也。與沛公語。如石投水。無弗入也。今
不佞之言。賢契深相契悅。他年表表於世。謂
是不佞領袖之庶。可無媿。一番相與也。不佞
舊年多病。今歲殊康健。每年病。夏今年亦無
此疾。可慰遠懷。秋冬或有大病。亦不可知。目
下急欲作一棺。俟之。遲速非所計也。草草

佈復不備。

十一

伴來善道伯玉可稱。遽使細問備知其詳。無限欣喜。夢魂飛越。兩地同之前。得木順翁書。與此恰恰相符。鄙人直慙不合時宜。賢契乃念之。不置耶。若來歲猶藉庇無恙。夏四五可得晤言。但恨語音不同。不能一罄衷曲。悶悶欲絕。時下雖稍安。然精神潰菴。今歲又甚畏寒。風中之燭。能保明年此會乎。屢屢致書。剛

伯弘濟二生。屢陳台意。足徵久要不妄。通鑑讀法。言其大畧耳。來年至此。政務之暇。講解一卷兩卷。不須句櫛字比。但要明其大旨。質其疑難。一部通鑑明透。立身制行。當官處事。自然出人頭地。俗儒虛張架勢。空馳高遠。必謂舍本逐末。沿流失源。殊不知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經遠而史近。此就中年為學者。指點路頭。使之實實有益。非謂經不須學也。得之史而求之經。亦下學而上達耳。晦庵先

生力詆陳同甫。議論未必盡然。况彼拾人殘唾。亦步亦趨者。豈能有當乎。其他禮狀等事。末耳。不足謝也。不佞但要賢契知向學之方。推之政治而有準。使後人知為學之道。在於近裏著已。有益天下國家。不在乎純弄虛脾。捕風捉影。若夫竊儒之名。亂儒之實。使日本終不知儒者之道。而為俗子詆排。則罪人矣。餘情縷縷。冗不及悉。統希炤亮。

十二

二月十三日。接賢弟手書。知公務填委。詢來使。知新禧駢集。又知有益祿之慶。深為慰悅。凡在知交。亦與榮施。况不佞誼更深切乎。不佞今年七十。擬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日。此書方得上達。而上公不允。不佞且老邁憤昏。意在辭謝。西歸。書到時事在未定。故不即答。其後上公屢屢遣人致意。謂不佞客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日夕親迓之人。到寓備言上公禮意之

厚。且云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何肯放先生去。其人又鎮密。言必不苟。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原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要君微名矣。於禮未爲至當。故不敢復言。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以養生耳。目下擬作身後之事。材木既難得。但市一中下者。以爲之。殮手足形。使之速朽已耳。三月來。遂有遊賞文字之役。四月初二日病起。遂連連綿綿。一病纏身。無三四

日。清燕。至十一日來稍可。七月間。復惠翰札。兼承越中白麻布伍匹。能登鯖魚貳拾尾。即欲作書奉答。而次日即病。至今缺然而賢弟惓惓勿替。問遺相繼。時於木順老處。展轉問詢。又於門人弘濟處。訪察賤體何如。賢弟之於不佞。可謂深摯而婉曲矣。謝何能盡。至於七十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恩。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悃。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刻涕零。不獨几杖之錫而已。

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爲報。賢弟聞之。而喜。宜乎其喜也。乃又遠頒厚貺。受之爲報。但誼在通家。勢無可却。惟懷銘佩也。令郎於今冬完姻。又聞子舍甚嘉。此是詒謀大節。高曾以下。咸寵賴焉。深爲賢弟喜之。外具湖筆斗方貳種。真乃秀才人情而已。惟希炤存。不宣。

與奧村德輝書

既有_二一日之誼。則情意自相關切。相隔千里。有_レ使而不_レ附_二一書。於禮既闕。於情亦非。且無_レ日_レ驗。足下學業之消長。雖_レ日_レ國書。託_レ弘濟。轉_レ致_レ終。不若自爲_二一書。執筆不能揮灑。則發憤向學也。來翰頗能達意。何故懼而不爲。幼年蓄縮。人之怕情。豈_レ日_レ爲罪。而責之。政所_レ日_レ策勵之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不在華藻典瞻。令姊夫來札。大佳。共相磨勵。萬勿虛費日月。然此其小者爾。讀書事親制行。則其根本也。

此時德業行止出入之關。一有玷缺。終身不可磨。更宜留意。尤為屬望。使旋聊寄數字。楮短意長。惟在推廣之耳。

答奧村德輝書五首

慨焉激勵。且竭其力。意思甚好。孔子嘗言。不憤者不啓。不悱者不發矣。慨焉激勵者。其憤悱者也。慨然者志也。激勵而竭力者。氣也。志氣感奮。其學有不成者乎。竭力二字。受用無窮。竭力且事君必忠。竭力且事親必孝。竭力

且讀書修己。則必為賢為聖。人之所且不肯者。皆不能竭其力者也。或竭其力於無用之地耳。又思天下能言之士恒少。而富貴之子受病恒多。非富貴之子生而不善也。其所與遊者使之然也。其所與者軟熟諧媚。奔走趨踰者已耳。大者希其恩澤。小者資其衣食。導之非僻。誘其邪淫。且為悅無美而譽之。有惡而飾之。且為功。父母又敦體而難於責善。則有過而不得聞。日流於汙下矣。昔者騶忌盛

服將朝。擊鏡自照。謂其妾曰。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妾曰。君美甚。徐公不及也。少焉。其妻至。問之。妻曰。徐公不及君。美遠甚。因出而問其客。客曰。徐公豈能及君。忌領之入朝。而謂齊王曰。城北徐子。天下之美丈夫也。臣自知不及徐子。遠甚。晨起將朝。問臣之妻。及臣之客。皆譽臣之美。不容口。此無他。臣之妻私臣也。臣之妾畏臣也。臣之客皆有求於臣者也。今王之宮中。皆私王者也。立於朝者。皆有

求於王者也。四境之內。皆畏王者也。臣恐王不得聞其過矣。今足下雖萬萬無此。吾恐他日爲軟熟諧媚者。所陰中。故預言之。使吾子察之。而不逢不若也。又恐爲他富貴者。見之而怒。故閣筆者再三。又恐逾七之年。一旦溘先朝露。則斯言遂不得聞於吾子之耳矣。寧可言而過。不可自愛而不言也。光陰若流。事業無就。此蹈襲前人語。非也。但當曰。光陰若流。不讀書行已。則事業必無所就。此即慨然

之意已。遠惠能州海參。與老年人甚相宜。謝諸惟激勵而竭力耳。

二

盛使來承惠厚儀。領到謝謝。因詢足下用功何如。備悉近來安好。且聞今冬畢姻。甚喜。夫婚禮萬世之始也。而古者婚禮不賀。何也。古入意味深長。禮義周至。甚可思也。足下其悉心。目體之。夫人之處世也。出入不立異於時俗。而行已。不負愧於古人。斯可矣。欲不負媿

於古人。非讀書明道無繇也。前年見足下時。方在成童。轉瞬之間。已冠已昏矣。詩云。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此也。冠者責為人。臣為人。弟為人。少者之行於人。故禮不可不重。而足下今將有為人父之責。若失今不學。不過一時俗庸人而已耳。出則騎大馬。乘高軒。僕從如雲。擁衛之已耳。其能有類之望乎。惟在足下勉之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言可深長思也。

夫待文王而興猶且謂之凡民待文王而不興者其將謂之何哉足下欲為豪傑之士乎欲為凡民之不若者乎吾知足下必欲為豪傑矣他人類曰好言贈遺而不佞責成獨深非不知時俗之習也特曰一日之義不可泛泛耳外具花紬貳匹非曰為賀也但不脫俗已爾惟希晒存不一。

三

初六日得足下來書有二喜一者謂足下今

年必留金澤再見無期今聞侍尊君抵都則燕笑有日矣一者去年去書直突觸忌而足下能受盡言夫能受盡言則將來成就不可限量子路之喜聞過大禹之拜昌言皆曰是心推之也夫人豈好為諛佞哉獨是盡言曰規人人必怒好言曰悅人人必喜於是邪諂成風而世遂無直言之士矣儻足下不曰為逆耳而曰為藥石則一年於此尚當傾儲而出也新歲書因病未得答歉歉尚需面謝

四

五廟之禮。遵夫古。或不宜於今。便於今。則有
 戾於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貴
 邦人士。賢明者。固有其餘。不自知其已之不
 能。而矢口指摘。總之忌嫉之心。勝耳。故須與
 宰相上公。事事面訂。而後行。隨手疏列。已得
 六十二事。替之載籍。遺漏尚多。此豈一兩月
 所能究竟者。不佞夏間又病。至七月終。方愈。
 痊可纔四十日。中間兩遊後樂園。又上公賜

顧又十餘日。隨有世子燕饗。畧無停晷。而九
 月初旬。一病至今。是日未得考究。若上公必
 欲行此者。則來年足下入都之日。方在有事
 之時。不足為快也。特日不佞年垂八十。精力
 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顧此失彼。豈是行
 此大禮之時。自古獨絃難調。寧有無一曉事
 之人。協同斟酌之理。即服部某。衷生藉其騰
 真。脫稿陳設。點檢中廷唱贊。得渠力已多矣。
 豈能望其學問充裕。責其質疑問難耶。久病

不能復書。幸原之。

五

遠出方歸。溱溱家室。乃於百忙中。存念老朽。作書相問耶。初願甚奢。後來機會不偶。轉瞬之間。歸期已迫。人情事勢。大抵皆然。然而不必以此為悵快也。能學則稠人羣聚之時。必有我師。事務紛錯之際。皆有其學。人人所能。而我不能。則不劣而不得不學。人所不能。而我獨能。能則不廣而益奮於為學。則無地非

學也。彼自暴自棄之徒。日與其師相接。且不知其師之白黑青黃。豈能有益於學哉。昔有一名公元老。命吏書牘曰于寶。其吏跪而復曰。命是晉臣。合是于寶。此老瞿然起敬。改容稱謝。與各部堂曰。此吾一字之師也。若能如此。則何學不成。傲然自足。則何德不墮。故曰。學者立志。當如山。求師當如海。且此思學無弗得矣。不佞近雖多病。不足為害。然老健春寒秋後熱。終非長久之事。况未必健手。匆匆

裁復不盡。

答古市務本書五首

前月初旬剛伯至。接手書讀之。不覺欣然。足下爲學未幾。乃能如此。筆畫清真。語言條達。是皆用心所致。知能竭力。其旨意在承歡。又能知前寄誠辭。服膺弗失。則不佞之所願望於足下者足矣。用力精勤。必將月異而歲不同。後來至此。又當刮目相待也。然須知學者。曰躬行心得爲主。而潤色之。曰文彩。不可曰

文字爲主。而潤色之。曰德行。能知其本末先後。則庶幾矣。勉之哉。德輝意思慇懃。乃曰國書藉口於同門。當是羞澁不肯出手。於先生長者。不當怕羞學之。習之。自能達意。幸以此語之。久病目眩。腰脊作痛。不能多及。

二

得足下書讀之。輒喜。剴爽明白。而少塵俗之習。若能充之。曰學力。此是最好筆氣。惟誨藥心盲四字。稍嫌生新。然有解有義。亦不妨。日

本人何嘗不可學。日本人何嘗不可教。特上下自安固陋。不肯振作。而妨賢害能者。又懼後人之勝已。則已無可擅場。多方排阻。泥塗俗子之耳目耳。而異端之徒。更不必言。足下公餘之暇。惟在讀書。一則日親古人。一則日遠損友。古人日益親。則路境日益熟。匪人日益遠。則持身日益高。閑事不涉。則禍患不侵。閑人不交。則浪費節省。若能高尚而不詭俗。和光而不同汗。斯善之善者也。倦則展名公。

法帖臨摹數十字。修整庭前竹木。日省親為事。豈不甚適。他日聞足下事親孝養。事君竭誠。則學問之微矣。勿區區剽竊粉飾。自號於人。曰我儒者也。則可矣。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危。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德輝來書亦可。勤於讀書。豈慮不能作書札。即舅友朋。要在切磋。勿似俗人虛文褒獎而已。

三

為詩豈盡無益哉。能如三百篇。風者足自勸。

刺者足目懲善心發而逸志創於世道人心。未嘗無補也。然必天子巡狩肆觀陳詩納賈而後有益也。是故王迹熄而詩亡。豈遂無詩哉。詩之用亡矣。至宋之中葉。天子猶自讀書。知詩。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則曰蘇軾終是愛君。世間惟有螭龍知。則曰彼自詠檜。何名謗訕。今之詩益無用矣。高者宣淫導豫。下者學步倣類。掇取事文類聚。及詩學大成等書。節令名物。敷衍數字。雜合成章。此不過欲虛

張名譽巧取世資。何嘗發之性靈。甚至公侯卿相。不能禁飭。反舍其政治。習效成風。如東晉清談遺落。世事及嗤。時賢謂舍瓦礫執鄙吝。是豈邦家之福哉。故曰詩不可為也。得來書。深喜勤學。則不患資質鈍。勤學則不患無立。兩目如燈光。水晶焉用彼。相將乘長風。破萬里巨浪。豈虞無舵。若失今不學。則涉大川而無艣楫。罔水而行舟。何所依而定乎。使旋率復。惟希加意勉之。惟不自安於庸人。則必

爲豪傑矣。

四

去年九月書到。知足下爲二豎所侵。往浴溫泉。年終書又云。漸已復常。少年時疾。何纏綿如此。新正書。雖不詳言。定知全愈。釋奠習儀。名雖三獻。其實一獻而已。足下雖未與觀禮。何歉恨之深耶。宰相上公欲習五廟祭禮。五廟有牲有祿。儀文曲折。節目周詳。若非精心探討。豈能有裨幽明。不佞見學者泄泄玩忽。

兩年來懇懇力辭。上公堅意欲習此。今秋冬間想當舉行。禮儀既已卒備。初學勢難卒成。明年足下入都。正在演繹之際。方當與賢者講貫情文。修明禮教。知其大者則其小者舉而措之耳。不足深嗟也。裁復遲遲。幸惟原亮。

五

書至。知來歲扈從。貴國君入都。喜極。三年間別。又慮來歲足下不在隨行之列。今有定矣。如天之福。或者來年再得相見。執手話濶喜。

可知也。勤學敬修。志立道成。是所望於吾子者。也。舊習不脫。孱志難保。非所望於吾子者也。祿位福澤。宮室土田。玩好珍奇。諸凡大小之物。明明現前者。亦不可必得。何也。屬之入者也。名壽壯健。通達康寧。順適亨泰。不可必得。何也。屬之天者也。若夫志與道。欲立則立。欲成則成。三軍之帥。不能奪吾之志。孟賁烏獲之勇。不能敗吾之道。何也。屬之我者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舊習也。則祛之而使之脫。志孱也。則振之而使之壯。其權在我。非人所得操者也。孟子曰。人皆可曰為堯舜。為之不已。堯舜且可。而况下於堯舜者乎。堯舜非為之而至者乎。抑生而堯。生而舜乎。冉有說仲尼之道。而諉之力不足。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足。下先虞其舊習孱志也。而惴惴焉畏之。怖之。則自畫矣。自畫則志

不立矣。志既不立。道豈有成乎。本欲詳言。所
目晤期既近。事須面言。又歲終冗甚。俗務之
所應為者。一事未盡。而老力衰憊。不能細悉。
統俟晤言。

教人之道。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
俗儒執一不通。其誤人也多矣。至若不佞
之舍已從人。非極癡者。必不做也。當於來
歲一為抵掌。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九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啓

與源光圀啓十四首

伏以啓字於東正青社之攸寄建中為極奠
赤子於咸寧雖繼世日守其成實創業而垂
其統愚民誠難與慮始識者先知其克終竹
舞情深揄揚莫罄茶惟上公閣下文事武備

學優行成。仁義裕於天常。孝弟誠堪世則。爲子爲弟。爲叔父。貴無匹於當今。敬賢敬德。敬多聞。法可傳於來禩。慈惠之聲日遍。宇下憂勤之志夕暢。胸中茲適孝忠之有終。正當訪落之伊始。萬民已安於衽席。一心若納諸溝中。非爲號令之一新。改其舊政。但使整齊其已甚。濟此徽猷。欲臻美大之觀。聿新庠序之教。成德有造。壽考莫踰於西伯。制禮作樂。達孝欲協於周公。誠得絃歌徧於一國。竚看仁

政被於八紘。部屋無豐。人民胥慶。莘卦多祝。奕業其昌。伏願好善好士。興讓興仁。舍己日從人。居尊而忘勢。法暘曦而爲照。無一人不欽其明。矢金石日爲盟。非他道可渝。其志續舊邦而作新民。與斯人而入聖域。之瑜臨啓。可勝歡欣踴躍之至。

二

之瑜頓首頓首。滂雨爲災。恒寒降沴。敗已成之木稼。生無窮之隱虞。憂在君心。覃及卿士。

宜思變咎之故。深圖消弭之方。問民疾苦。弔其災傷。固曰今時之急務。雖有凶荒。邦無捐瘠。必咨他日之遠猷。之瑜悲閔。填胸情辭。莫達君上。璣衡在手。運掌無難。伏冀推此微誠。臻於至理。悟已往之不諫。念將來之可追。苟晴霽之有期。即車驅之夙戒。瞻顏在近。披素非遙。臨啓可勝皇皇戰慄之至。

三

本月二十八日。承賜土筆壹管者。伏惟天有

文。土有筆。遂生天地之文章。媿之瑜誦其詩。讀其書。多昧詩篇之草木。樹夷齊之堂。清均薇蕨。錫韓侯之命。旨類筍蒲。物其多矣。維其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祇此聊叙謝悰。未足敷宣德意。

四

本月十五日。承命使臣問疾。兼賜楊梅壹籠者。視疾辨乎朝暮。知君子無所不用其心。體恤極于纖毫。顧鮪生有志難稱其報。又且錫

之果核共託希奇。赤玉盈盤。色映含桃。而較勝。火齊甫嚼。液饒脂李。而尤其。豈獨是德祖家珍。彷彿見故園風味。沁脾滋血。療疾為丹。感激恐惶。先此陳謝。

五

本月十一日。儒臣野傳自南山奉命。賜鳳凰帳壹頂。豕肉壹肩。鹿腿壹肘。且諭曰。嚴寒保護之意者。之瑜體癡。而識未達。志大而文不文。飲咏欲異。夫羣鷄。鍛翮無殊於凡鳥。每

念牛衣之卧。猥懸鳳帳。而棲守成無藉於籌帷。忠愛迥殊乎入幕。羽儀可待。行將叶於明王。德音莫違。快觀覽輝於上國。大為覆幬。固知峭刻砭臍。無因而侵冒。深藉帡幪。特浸潤膚受。玩忽於卑微。敢不體保護之深衷。然莫改踈虞。而率性。况復佐之。且生羸之肩。重之。且。蚌鹿之足。拜嘉重複。曷既披宣。臨啓可勝踴躍歡抃之至。

六

本月初九日。微聞小恙。即遣使臣致問。順攜百卉。詢名。拜賜。天鵝壹隻者。伏曰。幾務不必殷繁。綢繆當先。桑土。軍國雅無缺漏。睿思恒及。細微。暑扇之不揮。日旰而忘食。惕厲不遑。憂勤無逸。大庖錫夫。精膳良醞。繼呂醇醪之紀之綱。有攸暨之卿士。識大識小。無夙退之大夫。念茲蒲柳之姿。蚤頒居息之令。職勞職逸。既非輔弼之風。坐論作行。豈協公孤之義。禮甚優而罔極。朝未罷而先歸。乃復厪使者

之車。將申重一體之語。自揆厥衷。何曰為報。恥小言而膺大祿。執瓦釜日薦奇珍之珍。舞不辨商羊。貫失美。知陳集。菽麥不分。何異曾參之種米。馳驅多失。居然孫叔之乘軒。乃希化被草木。不恥詢于芻蕘。豈為人君矜博雅之名。將使天下無棄遺之物。植之階除。則天地為咸。若之生。收之藥籠。是苑囿有留香之草。伏願攬乾綱而獨斷。綏愚民於樂成。儻聞閭之疾苦。纖悉必聞。則堯舜之雍熙。且暮

可遇。謹遵成命。未敢躬趨。肅具謝辭。藉爲上
復臨啓。可勝歡欣感激之至。須至啓者。

七

恭惟。沼固。乃觀遊所時有。與民偕樂。則爲靈。
燕會。亦慈惠之恒情。奉三無私。而稱勝。詠物。
華乎天寶。翫美景。于良辰。茲蓋伏遇。水戶修。
宰相上公閣下。恩均化育。德洽陽春。與之遍。
於域中。黎庶忘阻饑之厄。補助周乎四。登。
生賴回天之功。於是乘時行樂。陟卷阿。而矢。

伴。與之音。遂欲一視同仁。丞吉士。日。繼優游。
之。躅。瑜誠無似。眷顧尤深。屈公侯之尊。隆。
寒士處。理道之最。而啓後人。縱觀名園。流連。
勝境。瓊花夾道。鬪瑤英。而霏玉屑。琪樹成林。
綻黃金。日。儼。蟻。濟楚肆筵。貫魚銜命。池凝。
碧落。披載籍于東方。酒滴葡萄。來醪醑於西。
域。事事咸留清惠。一一盡發淵衷。身進。食飲。
者三人。千古僅聞。周公之美。躬親饋。醑者數。
矣。一介敢矜。桓子之蒙。在之瑜深。慚叨濫。日。

非宜。聞上公方責有司之失序。况值王朝聘
問之日。適當勅使旅見之時。百執已夙戒於
階墀。主君宜寅清。而晉接大抵意必移於尊
重。而乃神專屬於卑微。在昔方策。夸談雅意
疑多溢美。於今躬逢盛典。始知未盡鋪張。勒
之丹衷。佩殉白骨。藏諸篋笥。留貽子孫。猶初
宣附史官。昭明奕世。尚當播揚輿誦。作則遐
方。但恐禮儀率度。如椽之筆。莫既形容。誠恐
誕將載道之碑。難傳萬一。伏願兼備七經。篤

行一德。三事允治。六府咸修。九功之叙。皆可
歌。與衆之樂。斯無盡矣。臨啓可勝歡忭。頭踵
之至。

八

本月初九日。承命近臣藤井德昭。賚賜天鵝
壹隻。豕脂壹壘。且承後命。謂勿登朝。面謝者。
佳惠頻繁。種種非民間之有。隆恩鄭重。事事
皆近古所無。膏澤足潤。衰朽之軀。溫言實飽。
大人之德。欲達中心。感刻無如下筆。貧慙謹

安水先生文集 卷九
遣門人弘濟代為申謝。伏祈鑒照。不宣。

九

十五日。承命。儒臣生順。賚賜天鵝壹隻者。垂天若雲。撲地疑雪。鵠立而鶴裳失素。騫騰則鴈陣驚寒。鼎烹寒峻之庖。羣訖屠門之嚼。先此佈聞。尚容端謝。

十

本月十四日。承命。儒臣生順。賚賜白梅壹壺者。顧名思義。深自媿於鹽梅。遡流尋源。獨何

辭於鼎鼐。不平不戒。自知非和羹之才。日居月諸。何時觀調燭之盛。祇此申謝。不備不恭。

十一

本月十四日。荷蒙寵召。觀翫芳蓮。特丞髦士。共為清賞。猛雨摧殘之後。端然娟潔之姿。嫣然一笑。佳處政不在多。冷比有隣。會心應自不遠。春容表裏。自使人欽。淨拭無塵。夫誰不愛。和旨飶芬。使命頻蕃。而迭錫燕樂。溫克隆恩。淪浹於漣漪。攸介攸宜。卜晝卜夜。中通外

直。久承君子之風。飽德醉酒。遂偃小人之草。欲趨端頌。嘉客充庭。託楮代陳。敷宣莫既。可勝媿謝之至。

十二

恭遇宰相上公問卞。奉先思孝。追遠致誠。作則允先乎友邦。軌範行幾於黎獻。式極迷俗。丕變頽風。率循承聖之謨。聊明用夏之禮。茲當俊然見位之良時。敬脩寤寐。思服之精意。之瑜適罹夫疾首。不能躬親。日執肝薄。具辨

香參上。明燭貳樹。伏祈鑒約。庶薦几筵。外將齋蔬一箱。佐斯陳饋。八簋無限。瞻依統希。亮答臨啓。可勝翹企之至。

十三

本月二十二日。承命使臣。賚賜建蘭壹尊。西瓜甜瓜貳盤者。伏惟綿綿瓜瓞。諗周德之靈長。疊疊溫綸。識姬圖之昌熾。念之瑜蓬蒿微質。錫茲大國之香。瞻對芳姿。詠彼猗蘭之操。肅此申謝。統容百陳。

十四

本月拾肆日。承命使臣賚賜。親製嘉穀壹楹。香水梨參拾枚者。伏以。賚錫上方。一時矜爲盛典。燔炮躬造。奕世著爲奇談。然或道德足。以同風。庶幾承之。無媿。萬一主臣不能咸有。必至咀而抱慚。之瑜補衮。非材。拆襪無用。檄非諭蜀。書豈嚇蠻。不稼不穡。誠多負於素餐。至再至三。詎克夫。曠典文園。香水妙解。相如之渴。君庖御手。親調太白之羹。正席先嘗雋。

而益永。極嗽致飽。果爾難消。伏願仁能及物。敬而日濟。學緝熙於光明。澤溥被於民庶。則聖王之政。再見於今。有道之長。永垂於後矣。臨啓歡欣。牝舞之至。須至啓者。

與源光固告老啓

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春秋垂請老之文。蓋使有志者。委義命。以安時。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瑜。感懷知遇。欲圖報。以無窮。奈夫景逼桑榆。貴自量而知止。况乎龍鍾。搖漾。恒虞。

顛仆。日騰譁。即今杞柳凋零。竊笑栝棗。而自
訖。坐糜大官之廩。究無小補之功能。守先
王待後學。撫躬揆聖。日增羞過者化。存者神。
履地戴天。而知媿。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
安富尊榮。俟河清而奚日。茲者犬馬之齒。已
登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
頹。心愈長而髮愈短。而且寒暑雨風。時時慰
諭。耄勤疾疢。事事矜憐。極知優容之過。身尚
逸於歸休。自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

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係。不敢因循。爲
此披瀝敷宣。伏望鑒茹。俞允。

謝源光因賀七十筭啓

伏以。興邦之大道非一。而其要止在於尊賢。
明君之至理多端。而所重莫先乎養老。故惟
夏后殷周之盛。始著虞庠膠序之儀。自非其
人。何敢叨濫。茲蓋伏遇宰相上公。閣下天挺
人豪。敏求好古。仁義禮智。道咸粹於厥躬。弟友
子臣。德自敦夫庸行。允文允武。宣聰宣明。誕生

平龍章韶樂之地。篤行夫詩書名教之文。卓爾獨知。不藉乎離奇蟠木之先容。毅然特立。遑惜夫父兄百官之不足。庭翔烏雀。設神道於安平。臺築黃金。啓哲人於燕路。至於飲食起居。盡關淵思。而且疾痛災害。深切隱憂。伏念之瑜。異邦樗朽。儒林贅疣。寸寸鞿材。曾何資藉於補袞。糾糾葛屨。奚能步武于承筐。僅效晉平之好學。難希五穀之適秦。內舉外舉。雅願慕夫祁奚。戲彩弄雛。心傷悲乎萊子。比

擬耆英。往聖能無形穢。神驚幼安。明哲保身。潞公華夷欽仰。或為王者之師。或奏旂常之績。其最下者。學貫天人。方之之瑜。品殊霄壤。負茲蓬矢之志。深辜棘心之吹。而乃賜之杖。授之几。膺殊禮。冒高賢。醬而餽爵。而醕歸。西伯而稱大老。文武周公而下。邈矣其風。后王烈辟之尊。孰聞斯義。元王知其意。而未必備其禮。明帝循其度。而未必竭其誠。求其情意。交孚節文。如貫洵矣。華夏罕儔。古今希邁。

豈惟冠友邦之冕。直欲開編錄之宗。展也大
 成。允矣君子。伏願擴而充之。怙冒必志。四者
 引申勿替。殷陳普及。三農興賢立教。風於變
 於黎民。崇德遠才。廣明揚於白屋。行見含哺
 擊壤。祝效華封。自當勒石銘金。名垂萬古矣。
 臨啓可勝悚惶祈望之至。

壽中山風軒八十啓

恭惟老先生臺下。巖邦柱礎。方岳干城。相弱
 弟而封晉。名著衰毛。匡烈辟日尊。周功疇仲

父。有言有德。啓心沃心。方倚毗於文明之后。
 遽優游乎綠野之堂。雖諮善諮親。操几杖。日
 謀詢而大猷大法。屬綱紀於後昆。付託得人。
 競羨祁奚之內舉。規隨不失。莫煩弘景於山
 中。生傾慕素殷。樞趨獨後。懷名漫滅。四年始
 達於閣人。促席留連。一見遂親。夫舊識中原
 樸櫟。豈期朽木可彫。環海漂流。敢曰片長之
 足錄。幸爾謬收于濟哲。因緣執贄。夫明庭挹
 汗度而浴滄溟。仰峻儀而登壘。巘意專矜式。

乎高深。不謂盛修。夫賓主嘉禮成。而訓誡少。惜別易。而繼見難。違遠已歷三年。懷忠終。駉。兩地。恭疏短楮。薄展候私。黃髮歸。背尚冀加。餐。呂為熙世之祥。頰尾流離。亦將強飯。而觀人文之化。外附微儀。參種無能。特達寸忱。用羞。溫藻之誠。聊佐。漣漪之滑。統祈鑒納。曷既敷宣。

壽中山道軒五十啓

恭惟。老先生臺下。禮樂中和。人倫上瑞。願養

稟。天之道。靜安法地之宜。辰告遠猷。處泉石而心廊廟。避賢罷相。羨宣公而迹鄴侯。伴與爾游。熾昌如式。天將錫百年。呂優大老。今特介眉壽。而示先聲。綺筵集。郭令之顯官。家慶森。寶。郎之丹桂。屋臨東海。川潮汐。呂添籌。園繞南山。阜岡陵。而獻祝。僕異鄉孤掌。僻地駢拇。吹壘自不成音。鼓瑟豈能諧俗。幸際熙明之宇。溫續貂毳之裘。內慚品根才踈。莫繪風清月朗。惟願敬承多益。保合太和。馴致無疆。

之福允徵。有道之長。臨啓可勝歡忭之至。

謝木下貞幹啓

弟生不辰。逢天憚怒。中原淪陷。累繫幾同喪家。薄海流離。栖栖竟無寧宇。出沒波濤。險惡之域。自分僇軀必葬魚腸。亢禮彫題。椎結之庭。逆知勁骨決遭毒手。長懷輾轉。無計圖維。深荷貴邦容納之宏仁。不吝增太倉之稊米。欲報水戶君尊崇之大德。妄希足岱嶽。且輕塵柰何。道不逢原。競託師傳於誰氏。行非出

類敢云。雨化且何人。幸遇台臺文苑之宗。人倫之冠。博綜夫典。謨子史。研窮乎孔孟程朱。述矣聞名。于西土。晚哉相見於東都。身體力行。無須拾格致之餘瀋。意誠心正。自能祛理氣之膚言。外脩抑抑之威儀。內蘊淵淵之學術。胸羅燁燁之文采。自成表表之詞章。實而若虛。謙不自滿。追憚薰葭。映玉不覺醇醪。醉入念弟。四海無家。數甲子於絳縣之老。一身多病。晞夕景於桑榆之杪。台臺乃貺且瓊瑤。

望其長久。極知愛厚之情。温然挾纊。深銘比况之意。展也勞心。敢不加餐自喜。或有一得之可期。冀母金玉爾音。庶幾半載之室。通臨。穢率復。統惟鑒涵。

與田犀啓

令萱堂七旬初度。古來所稀。足下兄弟無故。偕能祿逮。慈悻悅豫。子職脩明。且足下求仁義。日榮親。讀詩書。而興孝。首闢異端。持論騰乎遠邇。恢弘聖道。立身要其始終。推廣德心。

斯為錫類。克紹周公之達。方成孟母之名。愛特深夫。敦勵語不類。干稱觴外。具鮮魚貳尾。少點賓筵之末。惟冀莞存。可勝欣荷。

與奧村庸禮啓

初挹光儀。深承欵密。稟既粹於冲恬。力自行夫謙抑。佳兒快壻。森芝玉於階庭。趨走敬共。攝威儀於几席。祿綦重而能下。位既高而不驕。足徵性學之淵源。具見禮詩之訓習。願懷安石之羊采。尚醉公瑾之醇醪。忽報貴臨。不

能走御更叨鼎貺。益致頽頽。感誠至而思銘。愧自深而難喻。肅檄申謝。尚圖面宣。

○揭

上長崎鎮巡揭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為者。呂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狐形豕狀。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

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王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權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細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尚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尚安望貴國之王加禮。

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曰及公子
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
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蔡穆公楚莊
王之於重耳
而賓之師之。湯之於伊尹。秦昭王之於
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
則廩餼而臣之。畏彼國之見討。則囚而歸之。
施伯之於管仲。季文子之於莒僕。載在典冊。可
誓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聽其自來自去者。
儻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
此外更無一人可曰比例。且瑜世守忠貞。

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
之教。况敝邑與南蠻遠去萬里。更無可疑。若
蒙叔郵瑜或農或圃。或賣卜。或校書。曰餽其
口。漢楊惲南山種豆。東陵侯邵平種瓜。齊世
子法章灌園。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謝疊山
賣卜洛陽橋。漢宗室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可不煩閣下之廩餼。即
四方觀聽者。寧不播揚而誦美。異日著之史
書。一者全孤臣之節。一者增貴國之光。閣下
何憚於瑜一人。而必欲去之。貴國取與有義。
辭讓有禮。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太

國之風也。既讀書好古。豈不知救災卹隣之道。保全忠義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諸司畏法而自全。畫地以相守。不知此雖小故。關係國家大體。閣下巡方重臣。職守大事。乃不能揚貴國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瑜碌碌無才。誠不足數。設使大明有慕義而來者。德如孔子顏淵。胸羅錦繡。口吐珠璣。亦且沒沒於商賈之中。拒之使歸乎。夫錦絺藥餌。尊壘盤盂。大明之小物耳。貴國猶且重價。以招徠。

之。專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則搜簡而封識之。羅列於庭。而看驗之。驗而中也。則飛遞。以之上之。至於賢人君子。為國重寶。既不簡搜。亦不看驗。棄之如敝屣。置之不得死之地。亦獨何哉。宋人寶燕石。而棄美玉。鄭人千金買積。而還人之珠。世猶以爲笑。豈大國識鑒精明。而亦同於宋鄭之人。取笑後世哉。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

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
管何所。曰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曰聽
後命。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
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
耳。幸閣下哀憐。而賜教之。瑜雖亡國之士。不
敢自居於非禮。亦不敢待閣下。曰非禮。故端
人賈書進上。非敢悖慢也。臨楫可勝惶悚待
命之至。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